2291.7
1737
v.2

乙巳消長錄

編一

乙巳消長錄卷之一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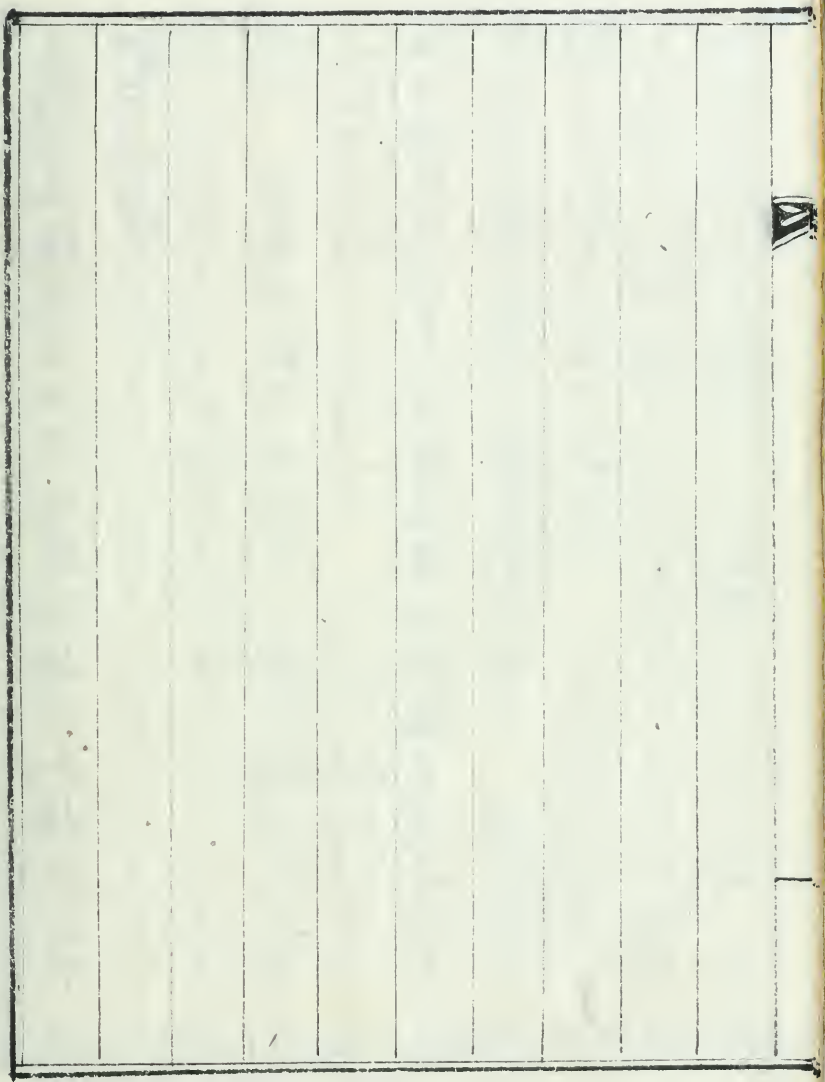
乙巳消長錄尹忠毅公祀孫翰齋公所草創而翰齋之孫宗儀士淵甫修潤而成之者也忠毅公以仁廟元舅為奸凶所陷首罹大禍蔓延六七年梏良善而空人之國顧其事實散見而無統乃會蒐國史野乘為總目原編內編續錄外編附錄凡十八卷案牘之眩幻而條析之羅織之巧密而掀露之韓子所云誅奸訐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此書之謂也使小人而讀之消沮其妒賢樂禍之心君子而讀之奮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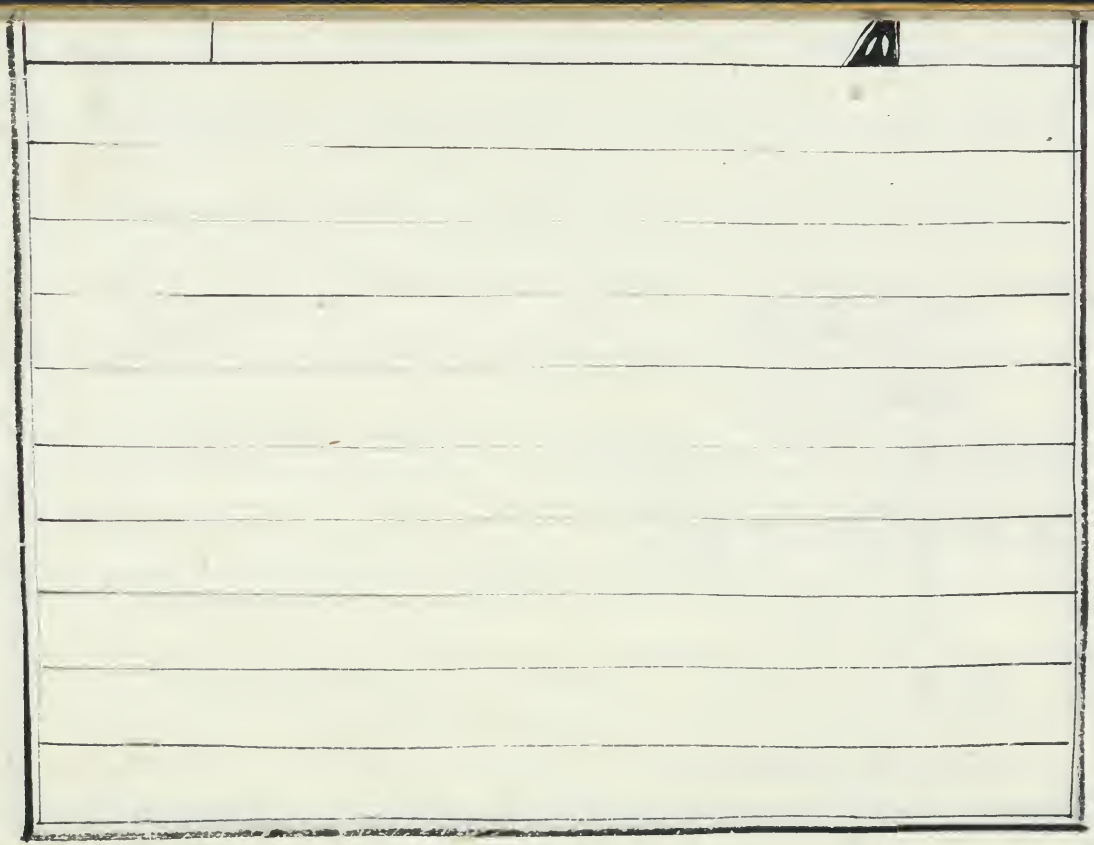
乎守死善道之志其於世教豈小補之哉嗚呼戊午
己卯之禍尚令人腸摧而髮竪然虐邪之毒衆正出
於貪冒忮克非有犯　上之謀也若乙巳之獄意不
在於忠毅一身而已　仁廟之處東宮灼鼠失火之
變相續而起元衡之醞釀已非朝夕之故以我
仁廟之大德而不得其壽而以憂終乃措忠毅侍
疾大漸欲援桂林君為嗣至以　仁廟末踰年之君
渴藥而不耐於　文昭殿有甚於李氏潛昭公之墓
又僞造諺簡敢謂　恭懿大妃與忠毅謀立鳳城君
恭懿抱恨三十餘年至　疾革而始解亦何異章蔡

之誣宣仁后也　宣祖有教曰元衡積憾洩之於任移之於　仁廟移之於　恭懿殿大哉　王言元衡輩無君不道之罪上通于天方之戊午之子光已卯之衮貞豈不萬倍矣乎忠毅與柳忠肅柳文貞同日被禍所謂三大臣者也庚午昭雪議起只擧二柳丁丑僞勳之削而忠毅始伸復蓋時論恐戚里之為士類累然論人當觀其賢不肖不當以士類戚里軒輊之若是則竇武當見汰於三君之首矣以侍　疾為大罪卽宵小慴詆之說也而惜忠毅者亦謂之失着衣冠之禍因此而慫諸家記載尚多有未釋然者當

仁廟不豫逆黨睽睽小大疑懼金文正之請移御于忠簡之請嘗藥皆有深憂存焉況忠毅以肺腑之親盡忠竭力憂心如焚冀俾 聖躬之獲安寧或念及身家恬然退處也使當時而無侍 疾元衡其不起大獄孚惟李文成公劄辨凶誣論忠毅之冤比諸莫須有不與二柳別之至 經筵日記則曰尹某終始侍 疾無邪議非邪議則正論此與權忠定啓草傳位時尹某處事正同其義也又曰以尹某為有罪則諸賢有罪諸賢無罪則尹某亦無罪於是乎百世之公案乃定羣言之參差者折中於文成斯可矣

嘉靖七巳後三百二十九年癸酉仲冬陽復日帶方
尹宜鉉序





乙巳消長錄卷之一

原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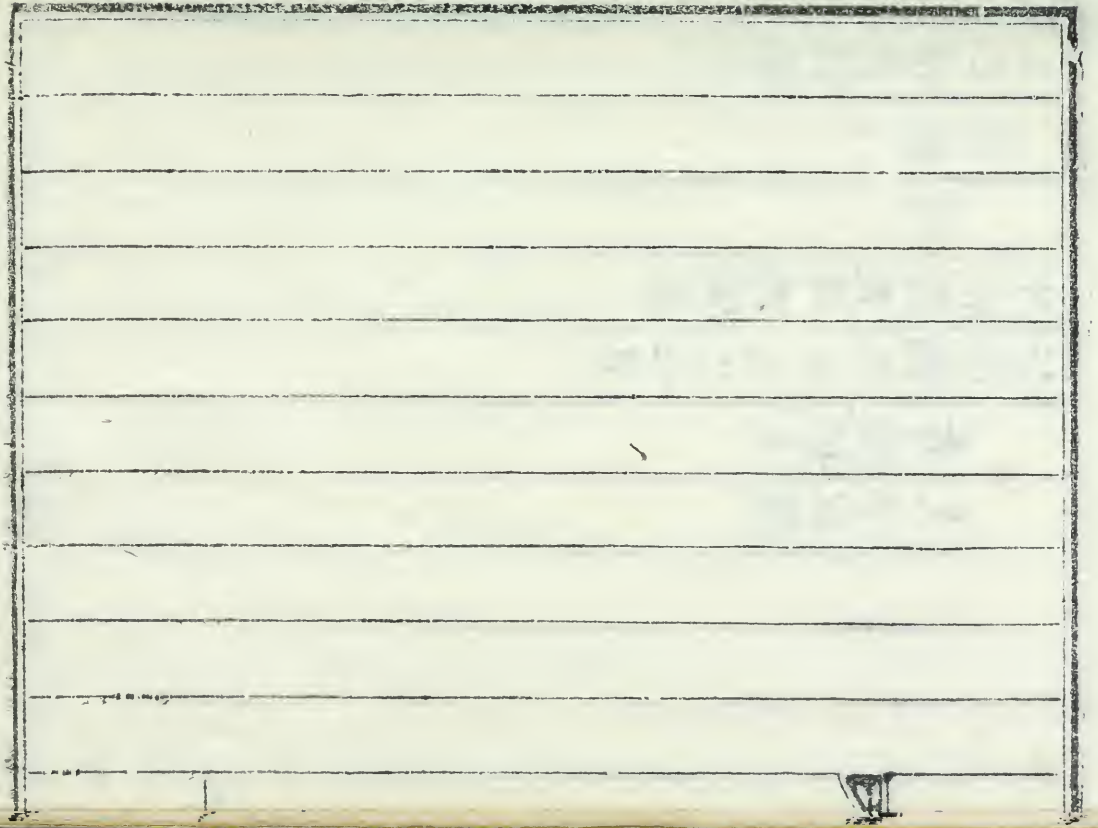
起

中宗朝元年丙寅至

仁宗朝元年乙巳七月

孝陵始末

文昭殿議



原編既載　四朝事實總括始末故依燃藜述及
僉載之例謹録　璿譜于上另書事實于下

中宗朝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諱懌字樂天
弘治元年戊申（成宗十九年）三月五日巳巳誕降初封
晋城大君正德元年丙寅九月二日戊寅卽位于
景福宮之勤政殿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十一月十
五日庚戌昇遐于昌慶宮之歡慶殿在位三十九
年春秋五十七　皇朝賜謚恭僖（敬順事上曰恭小心恭愼曰僖）
孝宗二年辛卯定　世室　正宗六年壬寅編上

寶鑑三卷有九男十一女　靖陵在廣州宣陵東岡乾坐巽向乙已二月初葵高陽禧陵明宗十七年壬戌九月四日移葵于此有表石

妃恭昭順烈端敬王后愼氏籍居昌

左議政贈領議政益昌府院君信度公守勤女成化二十三年丁未成宗十八年正月十四日乙卯誕降已未行嘉禮初封府夫人卒號卽未詳正德元年丙寅九月二日戊寅正位中壺九月九日乙酉遜于私第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明宗十二年十二月七日丙戌本家所記則在十二月五日而實錄則以七日爲忌辰今從昇遐春秋七十一

英宗十五年己未追復位無嗣　溫陵在楊州西山長興面

水回洞亥
坐巳向

繼妃宣昭懿淑章敬王后尹氏籍坡平
領敦寧府事坡原府院君靖憲公汝弼女弘治四
年辛亥成宗二十二年七月六日庚辰誕降于好賢坊私
第正德元年丙寅選入大內初封淑儀丁卯冊封
王妃乙亥中宗十年三月二日己未昇遐于景福宮之
別殿春秋二十五上徽號淑愼明惠淑字疊出故不載御牒
誕一男一女 禧陵在高陽南元堂里艮坐坤向乙亥閏四月初葵廣州獻陵

繼妃聖烈仁明文定王后尹氏籍坡平
右岡中宗三十二年丁酉移葵于此有表石

領敦寧府事坡山府院君靖平公之仕女弘治十四年辛酉燕山七年十月二十二日丁卯誕降正德十二年丁丑冊封王妃行嘉禮于大平館　明宗二年丁未上尊號聖烈加上尊號仁明明宗御製行錄有曰初上聖烈加上仁明而加上時年月不載嘉靖四十四年乙丑明宗二十年四月七日癸酉昇遐于昌德宮之昭德堂春秋六十五誕一男四女　恭陵在楊州南蠶原面壬坐丙向乙丑七月十五日葵有表石

嗣仁宗大王　章敬王后誕生序居第一

嗣明宗大王　文定王后誕生序居第二

一女孝惠公主　章敬王后誕生○下嫁延城尉金禧

二女懿惠公主　下嫁淸原尉韓景祿

三女孝順公主　下嫁綾原君具思顔

四女敬顯公主　下嫁靈川尉申檥

五女仁順公主　以上文定王后誕生○早卒

一男福城君嵽　敬嬪朴氏出○娶坡平尹氏縣監贈贊成仁範女

二男海安君崳　淑儀洪氏出○娶晉州柳氏晉山君贈贊成泌女後娶居昌愼氏忞奉贈贊成弘猷女

三男錦原君岭　熙嬪洪氏出○娶海州鄭氏都事贈贊成承休女

四男永陽君岠　昌嬪安氏出○娶順興安氏判官贈贊成世亨女

五男德陽君岐　淑儀李氏出○娶安東權氏判書贈贊成纘女

六男鳳城君峘　熙嬪洪氏出○娶東萊鄭氏正贈領議政惟仁女

七男德興大院君諱岿　昌嬪安氏誕生○配河東府大夫人鄭氏　判中樞府事贈領議政世虎女

一女惠順翁主　敬嬪朴氏出○下嫁光川尉金仁慶

二女惠靜翁主　敬嬪朴氏出○下嫁唐城尉洪礪

三女貞順翁主　淑媛李氏出○下嫁礪城君宋寅

四女孝靜翁主　淑媛李氏出○下嫁淳原尉趙義貞

五女淑靜翁主　淑媛金氏出○下嫁綾昌尉具濬

六女靜愼翁主　昌嬪安氏出○下嫁淸川尉韓景祐

乙巳消長録卷之一

原編一上

中宗朝

元年丙寅九月戊寅　中宗即位乙酉初九日禮曹判書宋軼叅判鄭光世啓曰愼氏既出請擇處女以備內職且中宮冊封事亦預為擧行傳曰依啓燃藜述

選尹氏靖國功臣汝弼女是為章敬王后入大內初封淑儀璿譜

丁卯六月左議政朴元宗等請封王妃事即命以尹淑媛當作淑儀為王妃燃藜述

乙亥二月　王妃誕生元子仁宗七日薨朝野僉載

二月癸丑誕生　元子纔經數日忽罹重病　上不勝驚駭親臨問病又問所言始舊本無始字對曰蒙恩至大必無所煩但墜淚而已翌曉病勢甚劇起坐手筆奏　上曰昨日妾心昏忘不能省覺妾思之去年夏夢有一人言曰生此兒則可名曰億命書付壁上也　上考之則是也是何奇哉列聖誌狀

在位九年外戚無一人請於　上而爵之又無請免罪者故　上深歎曰賢哉妃立志高邁雖太姒之德蔑以加矣左右之人終始無間言上同

是歲八月淳昌郡守金淨與潭陽府使朴祥議曰

此段刪恐好頭注皆權禮安宅夏所錄籤亦然矣梓溪文謂未及一處籤錄而但序文甚為精確

元子在襁褓中而朴淑儀寵傾後宮且有子福城君嵋若遵　成廟廢妃與慈順大妃以後宮陞坤位之例冊封為正妃則難為　元子地莫如復立愼氏伸無辜廢處之寃明無以妾為妻之義所以全舊恩而防側位之窺也遂因朮言合辭抗疏云云　上下其疏于政院大諫李荇倡言若立愼氏有王子之慶而論嘉禮先後則愼氏居前置　元子於何地大憲權敏手和之指疏為邪論兩司靡肰從之燃藜述

丁丑冊繼妃文定王后尹氏璿譜

文定丁丑年得病甚殆　中廟業以坡城君尹金孫

之女定為繼妃一日下教曰待尹之任之女病差後興坡城女一時詣闕時有一名卜自鄉來者占今日當有貴客家先來已而侵晨之任求見僕報曰客只單奴何貴也卜曰此乃貴人之任入見問文定五柱曰病甚殆卜者賀曰此命當為國母客亦極貴客無官耶固問之之任始言我乃別坐卜曰官當為國舅矣既而果然坡城女為判官盧佘妻月汀謾錄

丁丑上手書戒箴賜　元子時　元子甫三歲氣質沉重言不輕發儼然若成人保母侍兒不敢戲語

上令弘文館撰進教養之方以愼妃在河城君鄭顯

祖第命　元子出寓使眷于閭閻知民間之疾苦且觀士大夫風習至是入見　上以所習千字文問之元子應誦不錯一字　上益奇之書賜戒箴國朝寶鑑○按鄭顯祖世祖駙馬中廟己卯御思政殿見　元子讀書仁宗方五歲輔眷官南袞趙光祖及承旨史官等入侍　元子以絳紗袍領玉帶黑靴端拱對案凝然如成人讀小學如流訓詁分析聲音仁孚窈視　天顏喜容不裁東閣雜記己卯四月設賢良科擢掌令金湜等二十八人國朝寶鑑

十一月下大司憲趙光祖等于獄都下約徒爭詣宮門投疏乞貸大學生李若水等三千餘人號哭闕外聲徹大內衮等益以此實其言遂命光祖及金淨奇遵金湜金絿等並逮竄其餘李耔安瑭以下諸人流削有差尋因衮貞言光祖淨遵賜死 國朝寶鑑

衮貞以洪景舟曾為贊成而被論常懷忿恨遂與交通使景舟教其女熙嬪以為一國人心悉歸趙氏日夕開達以搖 上志貞又誘敬嬪朴氏問安婢以謂趙氏專國人皆稱善使若聞閭閻聞閑語傳播於宮禁使上心危懼然後景舟持諺書指為密旨言于被屈

宰相約定期會遂起士林之禍 燃藜述

庚辰夏四月冊 元子為王世子 國朝寶鑑

壬午十月行 王世子冠禮 冠禮 孝陵誌文云春行 國朝寶鑑

行冠禮入學于成均館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性勤于學晝晝不暇日三進講又有夜講雖窮寒極熱必終日危坐而温習至朝又為讀一再而出以為常由是緝熙之功日就罔覺年十三令宮僚書程子四箴范浚心箴暨書之無逸詩之七月篇以進又 手書先聖賢格言賓師訓戒列諸左右動必遵行右念大學衍義近思錄自警編等書手未嘗釋以至盤盂几杖

莫不有銘盖其踐履之篤根於至性者然也孝陵誌文

眷德東宮聖德夙成動遵規法日與儒臣講論古書夙夜不懈一時士類修飭於家為他日進用之計拭目以待儒風大進人稱少年堯舜之君掛一錄

中廟臨筵必命　世子就坐御床東畔一日筵官講訖方論文義　上問某語出於何處而其意云何左右不能對　上顧世子曰知之乎　世子起而對曰出於某書其意如此左右無不拜賀　上再三回顧悅豫之色溢於天顏寄齋雜記

是時羣賢被禍之後人諱性理之學書筵進講但循

例塞責而已適李文元公彦迪淹滯芸閣公朴紹在天曹力薦除說書自此迭為文學弼善始以程朱諸書竭誠啓迪其位賓師者以　世子幼冲此非急務兩公不沮討論益力　仁廟聖質雖曰出於天而道德風成豈無所養而然歟冶川朴公神道碑　思菴集

在東宮開書筵講官進讀忽玉色慘沮徐命宮官曰讀止起而入內少頃復出曰有蜂入袖螫之甚急纔已去之耳時方冲齡而聖德天成雍容如此公私見聞

甲申吏曹判書金安老有罪遠地流竄安老之子禧尚公主卽　仁宗之妹封延城尉安老本性姦黠濟

以文墨自在小官目為憸人連姻宮禁驟陞為吏曹判書專權自恣至是政府六曹擧劾其罪狀竄之朝野僉載

丙戌金安老因公主量移豐德燃藜述

庚寅安老陰圖復入之計或譏伯閔壽千見安老曰何不以調停已卯人之意交歡兩沈乎然則權勢易致蓋沈彦慶彦光兄弟欲引用已卯人顧無其援安老傾心納款自言我若還朝可以收用已卯士類迂紳中或有信其果然而欲援之者又使其妻黨正言蔡無擇倡言東宮孤單必用安老為羽翼時文定王

后主盡已有兩間飛語大司憲沈彥先信無擇之言隨聲和附舉朝靡然已卯黨籍補東閣雜記。按沈公狀曰及後慚悔及被擠排安老在豐德方圖復用大諫李嶺以保護東宮教之欣然自以為得計使子禧朝夕立左相李荇之門果能售其巧寄齋雜記

司諫朴紹獨燭其奸狀議與典翰趙宗敬合辭論列而未及發許沆方附安老且嘗被紹之斥於是合謀擠之庚寅冬遷朴紹為司成以密陽府使李彥迪為司諫燃藜述

趙先生宗敬獨自上劄未報而奸黨一紙並劾獨菴

李彦迪入朝力言其不可與無擇意不合無擇遽正言而物論旋訾彦迪立異又左遷為司藝一日過彦慶兄弟彦光曰司藝何以知安老之為小人乎彦迪曰安老尹東京慶州時熟觀其處心行事真小人情狀也此人若得志誤國必矣彦慶曰雖得入豈授以權柄乎但欲為東宮地耳彦迪曰不然彼若入匪久必秉國柄專擅用事誰能有禦之者且東宮一國臣民所共屬意何待安老然後安耶彦光兄弟怒之乃宣言于朝曰李彦迪在朝金安老不得入即劾

罷彦迪燃藜述○按劾晦齋乃許洽劄子非沈公也玄石集書漁村辛卯事舉晦齋行狀而並詳辨之

庚寅敬嬪朴氏與其子福城君嵴廢為庶人俱謫尚州本土上全

辛卯安老始自謫中來先逐李彦迪朴紹等任權亦被斥蓋以骨鯁憚之也已卯黨籍補

壬辰賜朴氏及嵴沈貞等死時東宮近處有灼鼠之事埋凶咀呪之變且作假像懸木牌書不道之言捕可疑人鞫之指以朴氏所為先是已廢為庶人母子俱謫尚州本土朝野記聞云丁亥已廢為庶人燃藜述云庚寅廢謫未知孰是至是朴氏及其子嵴並賜死兩翁主亦廢為庶人唐城尉

洪礪死於杖下光川尉金仁慶遠竄沈貞以結交朴氏亦死自餘連累被罪者甚衆鞫獄時鄭光弼以為涉於疑獄且王室至親不宜栲掠於禁庭欲緩之而不能得時金安老主張鍛鍊成獄而擠陷其平昔有隙之人朝野僉載○掛一錄云灼鼠之獄宮中諺以朴氏所為并其子賜死時人皆冤之

黨籍補云初丁亥二月二十六日　東宮亥地懸一灼鼠以水桶木片作榜書并掛之是時　仁廟居東宮　仁廟亥生而二月二十六日乃誕辰亥屬猪而鼠類猪時議以為　東宮咀呪也宮中指朴氏所為其侍女及唐城尉洪礪奴僕多被杖死亦有誣服

別行低一字書以藥園漫筆曰云云似好

白沙集附錄有福城君憑巫現像來訴至究且問世間公議事一段可考而福城君事在乙巳禍前未得採錄

故至於賜之自盡國朝寶鑑又云丁亥三月賜敬嬪朴氏福城君嵋死時　東宮有灼鼠之變春坊官上疏言之　上命鞫宮人按狀有是命○今按寶鑑作丁亥賜死宜若可從而及考　仁宗請伸福城疏曰竄在荒裔亦已過矣厥後又興大獄母子相踵而死然則先竄謫後賜死明矣不宜於丁亥即為賜死也又按寶鑑　中宗編纂輯既後於黨籍補則似以黨籍補為證而其錄誕辰與璿譜異　孝陵誌文降於二月癸丑大統曆二月己丑朔則其為二十五日明矣而黨籍補未免致誤年条又安可的信而況其賜

癸巳又於闕內臺諫廳假像掛木牌書凶悖之言掌令蔡無擇正言鄭從護等見之即啓以洪礪餘黨尚在又試前日之謀因欲發明前事 上命招三司兩司禁府堂上入對又以老成之人不可不使知之幷召領府事鄭光弼 上曰今見牌書字畫及凡施為與前牌相似臺諫所啓凶類欲明前事之言亦似不遠矣但前者洪家自服我書而死此筆畫與前無異豈死者更來而書之乎其欲亂朝廷者所為乎前牌所書其時推官亦皆見之矣其各言之左右或以為

字體頗似或以為未知相同　上曰此與匿名書無異前則杖　東宮為之故驚異而推之今予意燒破則朝廷自靖也光弼曰大獄不可數興燒破之教至當人心如此而大獄屢起近來天變甚多未必不由於此也領相張順孫左相韓效元右相金謹思等舍糊只請自　上裁斷禮判金安老曰今見書體不如前書之熟與前不同也大司憲沈彦光曰自上以書體之相似生疑甚不可也　上意如此則下必揣度以前獄為虛事矣洪礪福城君兩翁主定罪皆斷自聖衷父子之情至情所在易為疑動此則朴氏及兩

翁主家人之所為欲使混淆而疑前獄也前者鞫獄時脫漏者甚多其時推官物議至今非之大諫尚震曰見此牌則布置施為與前如一臣之意若他人則雖與千金豈忍書之乎兩翁主皆在都下僕隷根據若使歸鄉而僕屬隨去則禍稍息矣無擇曰頃者既得罪人快示王法今又為之掛在兩司所見處欲混迹之計明矣自上疑其與前牌所書相似臣詳見前後所書其生熟頓不相似雖王石俱焚必窮推而後已也安老無擇等之必以為不同者以其前日已有服我書而就死者故也兩司皆啓以不可不窮鞫上

不從只令懸賞購捕金仁慶妻從往夫配所洪礪妻使之門外居住兩司請鞫兩翁主家奴僕五啓不允而退玉堂上劄論鄭光弼以為屢起大獄天寵由於此其言至為悖理光弼於朴氏托以親戚交結甚密物論鄙之及權奸之敗往來救護洪礪之獄曲為逢迎今此復引天災欺誑　殿下不幾於一言喪邦云云光弼之言眞得大臣告君之體而醜正之輩公肆詆斥如此東閣雜記時據左右言地者皆金安老之羽翼光弼之在朝即羣邪之所忌也安老既得志壬辰癸巳年間朝廷有收用黨人之議先赦流配人唯金徠朴薰生存放還以實前日之言

安老嗾相臣金謹恩且折其已發之公論廢錮之有甚於前日人於是益知其奸 已卯黨籍補

安老假托公論圖濟已私廣樹黨與翕張威福搆竄領議政鄭光弼左議政李荇於極邊而代為左議政 國朝寶鑑

嘗有安老之黨謂李荇曰 東宮孤單願叔 安老字 為羽翼不可動搖荇曰國儲已定在朝之臣誰不欲為東宮死者朝廷只有一安老乎及見其遣愚文歎曰小人情狀盡在是矣 容齋行狀

丁酉遷 禧陵於高陽全為搆罪鄭光弼 曾為護使 摠之

計也 朝野僉載

中廟一日御經筵金安老以首相啓曰近日閭巷有造大小尹之說者此非吉兆宜預為之防 上微笑不之省辰巳之禍自此以胤 野史之流

尹任乃 仁宗之舅以武人階崇政尹元衡即 文定王后之弟為人奸邪登第雖踐華要而見棄清議銓郎中書之薦皆不得叅焉憤疾士林常懷嫁禍之心一時躁進之輩又各有所主互相抵排遂有大小尹之說飛語漸騰 東閣雜記

元衡為人陰毒嗜利尹任與元衡及其兄元老有隙

金安老用事以保護　東宮為名欲以傾　中宮以張其勢乃奏放元老兄弟于外大小尹之說自此始起

經筵日記

時大小尹聲勢爭戞展轉成隙鄭希登倡言於朝曰近者朝著之不靖初因成子澤交搆兩尹（按燃藜述云子澤初附元老不容士論　中廟末言於尹任子興訓義曰元老上可以害　東宮下可以害士林馴成讎隙實非私鬪有關家國必先劾交亂之罪然後兩尹所爭分公私斜劾可也兩尹深憚之私相禁戒曰鄭諭若行吾儕將不保朝夕矣幽憤錄

一日大諫具壽聃發大小尹之說於經席　中廟震

怒欲兩罪之朝廷慮任偏中其禍固爭不可事遂中止而士林惑於保護　東宮之說頗以任為歸有李輝者宣言當還授任政府議者知禍之未戢也上同尹元老私語安老事於尹任安老聞之巧設機關為蜚語欺臺諫以為元老將謀害士林啓竄元老國朝寶鑑

丁酉　中廟密謂刑判尹任曰爾欲廢中宮云然耶任曰此必安老之計也安老欲害不相好者則必以保護　東宮為言先起大獄次驅諸人入其中安老不去此禍不止願亟除之　上曰非爾無可除者任遂與大司憲梁淵圖之梁曰非親見　上旨不可遂

以前後之旨示之且曰公猶以為疑則啓曰當為政以承旨為右尹以執義為承旨以此為左驗也約既定梁會兩司官于中學曰有大事可論皆曰何事也梁曰吾當搆草第少待之蓋覘安老子禔娶妻之日安老方會客千萬無他疑也俄有吏曰今日政事命下矣多官待其出草梁托以腹痛輒書輒抹俄又告曰承旨某特陞為右尹矣梁又起如厠故遲遲待之俄又告曰執義為承旨而去矣執義蔡洛乃安老族黨也（蔡無擇堂叔一云季父）於是即探囊出草曰老夫有所受諸公勿疑也遂一啓而蒙允（寄齋雜記）

淵與大司諫黃憲發啓即允仍命宣傳官發軍圍第
押送配所行到振威葛院賜死淵論賞加資朝野僉載
放異金安老屢興大獄王室至親及公卿大臣誅竄
相繼至有欲廢國母之說尹安仁(叅判)卽 文定王后
從父也密謀去之秘啓於妃曰安老謀不利於 妃
妃大懼俟上至而泣 上怪而問之對曰久侍左右
今當見廢故悲耳 上大驚問其由以安老之謀告
之 上震怒卽欲誅之畏其權重以密旨付安仁圖
之安仁往大司憲梁淵家賓客滿座不敢言而退朝
而又往夕而又往淵始疑之俟客散引入卧室安仁

以密旨示之淵卽與大司諫黃憲一作金希說等共議劾之浩溪記聞。按尹安仁碣黃憲撰而今攷碣文謄本無此等句語當俟更考

中廟末年　仁廟在東宮長而無子　明廟幼為大君金安老旣敗元老等還朝流言日播　仁廟甚不自安文定亦以　明宗為危欲托外臣以自固於是李芑陰進安固之計以結于元老兄弟經筵日記

時　東宮無嗣大為臣民之憂而元老反覆媒孽外以易樹之說傳播道路內以不利大君之言煽惑慈殿聞及於　上上亦不知讒言之孔慝撫大君於膝上曰汝若公主有何難保之憂汝為大君不幸甚

矣至或流涕積成猜疑中外遑遑幽憤錄

戊戌　上忽降內禪之命中外莫測　世子涕泣固辭而止蓋內間事不可知而時以　世子有聖德且至孝故得以保全云朝野僉載

或云中夜忽發內禪之教則　世子跣足伏於內殿門外涕泣乞命上同

庚子韓山郡守李若氷上疏請為魯山燕山立後且論嵓之死罪狀未明請示悔悟之意前此金安老以朴嬪為詛呪搆徵朴氏及嵓賜死　上召領議政尹敬輔等示若氷疏傳曰此三事雖有欲言者拘於忌

諱而不敢言如此之言至貴也權奸當國外托　東宮使人不敢言內挾私毒以害之因朴之罪以及於嵲自上雖有不忍何能止之嵲罪實無名也有一女置民間已長而士族無與婚予意復其職則其女與士族婚嫁而追悔之意人皆知之若氷此論扶植綱常之大道也啟輔等回啓曰曾山燕山事不可更議嵲之罪名不可詳知但已絶屬籍恐難輕議大司憲柳仁淑大司諫愼居寬等交章論若氷欲為燕山曾山立後發邪論嵲之罪係關宗社而至引漢武悔殺戾太子之事以望　殿下悔悟至為悖戾請拿鞫定

罪　上從之弘文館以為求言之後以言推訊言者有妨言路上劄爭之乃得免　東閣雜記

辛丑　仁廟在　東宮時以福城君嵒之事上疏于中廟曰惶冒天聰情激敢達（舊本無惶冒天聰情激敢達八字）伏以天顯之親一氣之分喘息呼吸相為流通友愛之情自不容已雖或有（舊本無有字）非常之變出於慮外而古之人猶有以恩掩之者往者嵒之事臣年幼不能詳知其首末然其禍之慘所不忍言妖孽之作雖曰朴氏嵒焉得以知之竄在荒裔亦已過矣厥後又興大獄母子相踵而死洪礪亦殞杖下愛故之極在古所

罕聞死者既已矣嵗之一女子棄在民間與庶人無異孩提之女有何識焉此左痛心者也二翁主年幼女子不預其事明矣蜀籍亦絶言念至此不覺涕零由臣一身而兄弟之愛至於如此臣日夜痛悼者也孟軻有言曰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乎今臣侍居東宮天寵極矣而使二妹一侄尚班下賤反躬思之頗孚有忸怩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如臣者有何怨怒於兄弟而不得親愛乎至於簞豆之於饋飲食之於飫亦不得和樂且湛焉則惻隱之念益切于中前此微達是意未蒙 俞允

此段刪恐好

夏達微衷以瀆　宸聰伏惟垂憐焉列聖御製　中宗感而從之命復其爵立其後外人初不知有疏久而後出中外讀疏往往有泣下者國朝寶鑑燃藜述合錄○又按璿譜初宣廟為繼福城及即位命信城君奉祀

睿製人彘賦曰居無何之睡鄉遻難名之一物謂獸類而非鬣角乍如人而形多闕髡耏其頭凹陷其目有耳有口無聞無說手斷足喪蠢茲一肉匍匐而進請陳以臆曰天地無私稟余大德父生母育變余醜膜賴菲薄之無疵濫承風於漢宮敬巾櫛之是奉勤夙夜而在公知日月一本有之字不可微兮分寔命之不

同緑兮衣兮愧衛妾之汚莊螽斯詵詵美周姒之尊
王幸扁石之斯履遺玉體於陋質情雖切於余慈實
阿奉其帝骨故復撫而成長有何心於亂嫡彼稚軀
之類已非余心之所期且為父而愛子豈須余而後
知承天寵之既渥妾亦知其招疑然避盈而辭滿在
中人其猶難矧妾婦之徇人豈敢忤其天顔惟不辭
之一責萬被戮兮無悔謂余心之有他尚未難於易
配况廢儲之一事機易運於幽昧在我口之陰囑奈
四皓之空對然怙侈而滅義是天討之所在遂安分
而守正矣無譏於當代君王忽其昇遐酷禍先於帝

愛墳未乾於長陵骨肉血於宮內彼小子兮何如舊註曰似當作知萬無意於興廢祇以愛而尤忌積嫌決於一夕既取我子毋毀我室休蠶織而辭朝併余命而肆毒舉常刑而未校期設酷以屠戮既去視而緘聰又鉗舌一本曰或作口而除髮支體分而異處俾戮居於人廁犬豕過猶溺矣人孰不為之掩鼻衆罵嗇而歸咎一本有余字謂觸禍之是宜苟余先出其謀天厭之天厭之所專罷之速禍非我心之僭越令雖類於狗彘實君王之所悅昔玉樓之同夢豈曆近於不潔哀三生之命薄極八難之人辱望故宮兮何許哀落雨兮不復

君王兮既逝弱子兮繼殁顧微命之獨存有何怙而何托使早得乎殉帝彼怨怒兮誰施嗟有命不可私兮向九原而莫之追姑延喘於數日竟貽累於王家豈余身之殫殃痛創業之多瑕當先帝之愛我豈期我以累德生不補於內政死猶旋其君惡無面目之見帝生與死兮何歸茫茫萬古罹此酷者疇幾嗚呼噫嘻樛木獨秀葛藟何依徽音無嗣小星誰歌選卜失其窈窕國母定於姆娙競尚美而逞色孰女德之能擇忘母儀於天下恣專房之邪欲計已堅於取恃義頓絕於尊君身居紫殿行同 東宮一本作門言之至

此面目靦然二女之嬪孰後孰先倪天之妹其男則百未聞殺一子而元嗣不易也未聞除一勝而皇妃益尊也何若人之殘苛計何酷於獨存心慊一本作嫌移而嬖新雖舊婦而舊註曰或似之似怨事未舉而反之正豈必窮其報復丁一人之初陳情莫追兮罔極視昔日之忿恨慮何存於十一踈者為親怨者為恩一人之存空使心煩一人之去喜怒誰因先君之思胥勗寡人有子有孫是從是仗雖所愛之在物宜亦愛而不褒況天顯之至愛敢須臾而斯忽貴遺體之是愛生彼已兮無別嗟哭夫之末年割所愛而不惜夫之生

兮此憤誰洩夫之死兮所願易得恬夫死而恣行彼何人斯戮無辜而快心彼何人斯無公事而慘形一本作刑彼何人斯報怨酬私豈在斯時苟無已於罪余竢服闋而猶未晚且已逞之不咎思一人而自反余雖無知豈不心感而誠服縱不軌之有謀謀不抑而自抑有何怙恃生心叛逆然則余無及嗣之禍后免嫉妬之惡易樹之意未著先君之亂本誰責嗟一念之未忍致三舉之俱失事極慘於一世名垂穢於竹帛使九原而可作惟帝其愴惻天何長兮地何久雪是冤兮無日沉沉漢宮之夜蕭蕭楚雨之秋作刑餘之

一鬼空哭嘯於梁丘言未訖而辭去若涕泣之連連
尋翻然而夢覺惟漢史之在前 列聖御製仁宗文
東宮請赦福城疏辭氣聞友愛之誠哀矜惻怛足感
神明而有曰籩豆之儐飲食之飫亦不能和樂且湛
則愴然之念益動于中 中廟倚御床讀之至此忽
汪然出涕卽日命赦嵋及翁主 野史之流
孝惠公主 仁宗姊 早卒 東宮過於傷悼幾至成疾蓋
其天性之篤如是 列聖誌狀燃藜述合錄
甲辰正月七日夜 按退溪景福宮重修記嘉靖二十二年癸卯春正月壬子東宮災
又按大統曆癸卯正月丙午朔則壬子卽是七日年条當從退溪 東宮失火闕內

驚惑失措諸姬各救私室獨貴人（仁宗貴人鄭氏澈之妹）奔入世子居內盡出書冊衣襨奉扶　仁廟問安于　大殿　中廟大加稱賞問宮人曰一良娣室免火否宮人　啓以盡燒　中廟益驚嘆特賜資粧是年闕內有妖一夜貴人侍　仁廟燕坐忽有黑氣過軒陛間聲如雷震宮人俯伏熄氣　仁廟欲閉窓無人可使貴人獨不動徐趍扃之　仁廟益敬重（栗谷集鄭貴人行狀）宮中一日衝火東殿將爛燒　世子正冠帶坐使左右侍御皆出惟小宦挽衣號哭請出答曰不可盖其意以為　中廟將傳位於小子　明宗故將以燒死

為定時　上熟寢適寤驚惶跣至　東宮知　世子不出大厦摧折於火光中聲如霹靂　上痛哭呼曰億命出億命出始知燒火非上意挾小宦飛蹈烈焰中盖未知誰氏所禍也慘哉梅山錄○此錄緊多荒雜難信而至於此段必非仁宗之實事也且慘哉之下有文定勒移其罪於朴嬪云云此時朴嬪賜死久矣其為無據推此可知

當東宮衝火之夜　世子寢殿外鑰　世子與嬪艱難避火事迹顯著宮中之人皆指奸臣尹元老所為正言沈岭言於完席曰　東宮衝火公論大發為言官者何用容默乎今日論啓以正謀害　東宮之罪同席相顧失色有一諫官曰莫重之事明日更議論

啓云相詰罷仕不數日李霖為大諫苓於霖同婿也即遞幽憤錄

時東宮火災指為人火人言藉藉目之元衡大司諫李霖上劄曰褻昵之漸易至騰凌忌克之謀終成厲階云辭語太露識者憂之朝野僉載

仁廟在　東宮下侍講院書刊聖御製云已亥下書已亥誤曰予以薄德濫叨　東宮天鑑孔昭固宜召孽自祖宗朝百餘年相傳屋宇一宵盡灰燼天之降譴實由於已而上致聖心驚動下貽百僚遑遑如此酷變古所未聞反躬刻責若無所容不知自處當何為宜願諸朋僚

幸共賓師諸僚商確教導列聖御製

仁宗在　東宮時下宮僚書曰實錄曰甲辰十月丁卯世子以書示于侍講院云云謹言于傅賓客諸尊位兄弟友愛之情根於天理自不容已苟非大無道之人不以一已之私害天性之恩今我兄弟名分已定截不可亂況　聖上待我兄弟無纖毫厚薄不知當以何故有相疑忌之端乎兩間至厚宜無人言而近年以來邪議紛紜無根之言胥動疑貳之端漸成前年竊聞　經筵之上有如此之言寒心竦骨常懷不安豈料其言至今猶未殄乎此雖由吾不德之甚亦必由大奸人藏蹤秘

此段刪忍好

跡肆其陰毒賊我兄弟而得售其術者也此吾之所以痛至骨髓者也然奸人離間於兩間之狀　兩殿洞照邦家之安危一身之禍福固不足患但以吾德之不進以致人言為憂不知將何處而可也故陳吾中情上言于　聖上下議于諸賢賓客惟願察其情而恕其妄少垂誨焉　列聖御製

手札賜生董宮僚曰予觀論語有曰不轂董會為其通神明去邪穢也諸君子動慕夫子者雖於飲會之末必有所取法焉故以是送之　孝陵行狀

時金先生麟厚以弘文博士兼說書癸卯夏　仁廟深

知先生誠心敬禮召對頻仍先生亦至誠導迪契遇日隆其在扈廬　春宮或賜躬臨從容問難良久而罷春宮素多藝未嘗表見於人獨於先生　賜手寫墨竹一本以示意仍命先生題詩於畫軸其後又賜

朱子大全一帙　詳見河西年譜

鄭公希登為弼善　仁廟在東宮聞公律身以小學事親有至行日送退饋於家特賜　御題大學衍義

一云或問　恳顧日渥　詳見鄭掌令碣

手筆賜答賓客李彦迪曰今受外任於公之孝則得矣余恐久未聞嘉言格論之際特贈至切之辭感激

于懷銘心服膺列聖御製○出玉山書院所藏○玉泉巷所刊仁廟御製印本曰民巖記則廣求而不得必於兵亂中失之茲未能一時並刊云○又按倉卒御筆帖序賜答書筆迹在朗善君傳家

凡賓客僚屬之喪必素食吊祭雖在賤人如聞有孝行及能文者極為稱賞必欲得見其人嘗有一侍女服粧稍麗怒而出之宮庭肅如也考陵誌狀合錄

東宮嘗設孝行圖耕織圖戒言屢雖在燕閒淵默無戲言嚬笑不形左右近習未嘗見惰容常佥晦德美不欲人知如聞稱譽之言輒有不悅之色尋常閒寶墨之絶人者下莫得而觀之嘗有言曰書筵官或有

疑我無問難者然我既知之而尚且有問則似若強以所知之意求衒於人不必為也其講論教導之際如有嘉謨嘉猷我常詳聞又書而覽之雖不問難何害每年延祥詩春帖子端午帖子製進　兩殿　中宗大加稱賞　上同

甲辰春北虜入寇圍逼皇城　上以西方為虞以贊成柳灌出為平安監司時方有大小尹之說迂議灌不可出外　上教以欲弛西憂故出重臣以鎮之非有他意特加崇祿而遣之　詳見柳灌傳

秋九月棄尹任告身罷尹元衡職　上召左議政洪

彦弼等謂曰兩尹自相朋黨一為世子一為大君甚不可也自古人主於外戚厚以待之威以服之此保全之道也遂並罪之 國朝寶鑑

冬十月賜書筵官宴于明政殿庭時 世子已讀畢綱目 上教曰世子學問高明通鑑綱目一百五十餘卷今已畢讀是予十年所講者也儲副賢良朝廷共知予欲傳位退閒眷病若使世子早習國事則豈不美哉仍賜書筵官宴于明政殿庭珍膳交錯歌鼓喧轟 三殿御後苑臨觀時人稱為太平盛事 上同

十一月 中宗遘疾彌留 世子侍側藥必先嘗晝

夜不解冠帶粥飲亦為之廢勸之則曰　父王不能進饍我何忍食形瘁面墨左右皆泣時方寒泛沐浴齋潔親製文焚香祝天露立庭下自昏達朝（孝陵行狀）

中宗大漸時　王世子祝天祭文曰伏以天鑑孔明有誠必格今某德雖甚涼不足動物然至於君臣父子之間情義俱到切迫（切迫實錄作迫切）之懷自不容已惟我　主上自前月間得疝苦吟累日不能下氣僅得下氣熱又為患藥餌之救（實錄作效）極（實錄有盡字）其力乍寧乍疚氣候不常彌留至今未有痊愈焚腸熱中呼籲曷極天乎天乎今當聖明之時而使愆攝之憂如此

其久苦耶伏願明神冥佑默扶俾　上體卽寧享壽如崗焉居高聽卑其理昭然肆竭悰忱悰忱一本作微悰敢薰香幣伏惟尚歆列聖御製

三十九年甲辰十一月庚戌十五日　中宗大王昇遐于昌慶宮之歡慶堂越六日　王世子卽位左議政洪彦弼右議政尹仁鏡等以遺命奉國寶以進　上號慟不受羣臣終日迭請寶至則輒哭在廷者莫不掩泣及夕明燭進輿　上却不御步至御坐則輾躺而立羣臣又力請具冕服卽位御明政殿庶受百官賀頒敎大赦尊　王妃尹氏爲王大妃冊嬪朴氏爲王

妃命國家機務一委大臣非喪事毋得啓稟國朝寶鑑

上大行王廟號曰　中宗靖陵誌文以其中興功德儷美商宗周宣也傳曰　父王當廢朝危難之時撥亂反正使　宗廟又安有中興之功欲稱祖如何回啓曰昔宋高宗議廟號時欲稱祖左袁以為漢光武為長沙定王發之後入繼大統故稱祖高宗雖中興以徽宗之子昚繼欽宗不當稱祖云我朝　世祖之稱祖者以中興而以弟繼兄故也　大行王雖中興昚繼成廟之統稱祖未穩　上命更議大臣等以議諡大事朝廷議定不可更議朝野僉載

仁宗榮靖獻文懿武章肅欽孝大王諱皓

正德十年乙亥（中宗十年）二月二十五日癸丑誕降于景福宮庚辰冊封王世子嘉靖元年壬午行冠禮入學甲辰十一月二十日乙卯卽位于昌慶宮之明政殿乙巳七月朔日辛酉昇遐于景福宮之清讌樓下小寢在位纔八月春秋三十一　皇朝賜謚榮靖（寵祿光大曰榮寬樂令終曰靖）　正宗六年壬寅編上寶鑑一卷無嗣　孝陵在高陽禧陵西岡艮坐坤向乙巳十月十五日葵有表石

妃孝順恭懿仁聖王后朴氏（籍羅州）

僉知中樞府事贈領議政錦城府院君墉女正德

九年甲戌中宗九年十月朔日庚寅誕降嘉靖三年甲申冊封世子嬪行嘉禮甲辰進封王妃　明宗二年丁未上尊號恭懿萬曆五年丁丑宣祖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辛巳昇遐于景福宮春秋六十四　孝陵與大王陵同原戊寅二月十五日葬

仁宗朝

元年乙巳春命卜相（時首相尹放輔新卒）上以手書諭大臣曰輔相之職百責是萃相得其人則治否則亂亡是以古之明君必廣擇鴻儒碩德而任之至有拔於板築之中者今兩相次陞當卜其代惟我 先王培養人才可謂盛矣擢而授之必有其人當慎擇有德望者以宅其位予以否德憸遺大故懵無所察凡經邦重事皆繫大臣如得賢輔國之福也蓋聖意在於李彦迪也右議政尹仁鏡辭以僚相引入及大奠後復

命枚卜仁鏡又言資秩當次者在外有病難及詔使接待之時也竟不卜彥迪 國朝寶鑑

春柳灌李芑卜相以芑為右議政兩司以芑不合輔相之任請改正改以灌為右議政李彥迪擢拜右贊成宋麟壽為大司憲 燃藜述

右贊成李彥迪再疏辭以病 上下旨敦諭曰往年 先王賜觀卿疏 彥迪曾因求言上一綱十目疏中宗獎歎傳示東宮固已歎服且於書筵聞講說予為卿留意久矣豈不合貳公乎仍賜藥物令調治以來 上全

以都承旨尹元衡陞拜工曹參判元衡即 大妃之

同氣也　上卽陞擢蓋以慰　慈殿之心也大司憲宋麟壽等論劾踰月竟奪陞資一時有長慮者或憂其已甚勸其停論麟壽終不聽上全　東閣雜記

閏正月兩司駁左議政洪彦弼逢迎　大妃以大君痘疫可廢　大行王之祭奠又首勸以妖尼出入於殯殿事且多謬不宜在職屢日論啓以　手書答曰屢日論執其意必有所在然不改父之臣古有其語此人擢居相位于今七八年　先王薨逝纔經一朔遽遞其職則恐垂不死其父之義而大失待耆舊之道予不忍輕改焉其不允之意實合於待元舊之道

而綸音之中自有驚破邪膽者豈非東國之福耶

上同　耻齋日錄

親祭　殯殿祭文曰天地覆載品物以生父母顧復子支以成一髮一膚皆有所受凡有血氣其孰無是矧臣昏塞倍荷天賜自孩至長眷專且久生未浹旬奄違慈侍伶仃無護殆不可遂雨露曲霑獲保殘軀叨侍青宮恩眷卓殊進趨龍庭每接玉音揆分難堪倍殫葵忱方期岡陵永享無疆何料夕遽罹大殃未半舜齡天何茫茫罔極之痛摧胷薰腸日月荏苒因山已卜只憑几筵亦將難覩天長地久悲慕即深幽

明雖隔必通此心聊寫菲薄庶幾俯歆列聖御製

二月奠 中宗大王于禧陵靖陵誌文一本厝于禧陵改號曰靖似因丁熿議也時 上哀毁踰節齲痒已極羣臣仰瞻天顏已非復昔時而猶欲隨詣山陵親奉玄宮大臣率百官力請止之 大妃又縷縷勸止及發引扶出幄次哀不自勝欲竢大駕下山陵之報而還入齋殿承旨以惱撓 慈殿為言 上乃還猶哭不絕聲國朝寶鑑

右議政尹仁鏡等啓言卒哭後燕居服依 成廟時貞熹王后喪制當用黑笠時柳灌為摠護使建言當着白笠 上命墨閣弘文館議之議曰 祖宗朝皆用白笠而 成廟

始變舊制然其時下教有曰變凶從吉心所不安則成廟聖意亦可見矣且國俗平日常着白衣今若用黑笠與平日服色無異請一依五禮儀卒哭後白笠之制從之 上全

命追畫大行大王睟容開局於明政殿西廊以左贊成成世昌利城君慣掌其事杜城令巖扶安縣監蔡無逸亦以善畫與焉 上全

三月大學生朴謹等三上疏訟趙光祖諸人冤請復其官 上以手書答曰居首善之地好古論時辭懇義直所學之正何以加此 先朝教育之澤亦可想

矣然大學雖曰公論所在是非之定自有朝議言是非則得矣定是非則非諸生事也上公

大司憲宋麟壽上疏陳講學納諫設校用人四事仍請復薦舉科及趙光祖等官爵　上優批嘉納又曰復官復科豈不知其為公論而我　父王稱其無罪終不施恩以是不能遽從也先是　中廟違豫之時上屢請疏釋士庶之橫罹不辜者而未承俞音故前後章甫撙紳之疏輒示難愼之意蓋有待也上公

夏四月大旱　下教求言臧官膳恒供之半　傳于吏禮曹曰彰善罰惡為政之所當先其有忠孝卓異

者及為吏清白者廣問以啓隨才擢叙其身已歿録
用其後以牓方來又令大臣薦逸士之懷才抱道者
將欲擢用大臣難於其薦欲遵舊規以稟又　教曰
賢人君子之懷才抱道者雖重於出處而唯在人君
求之誠不誠如何耳得而果賢則擢置宰相亦何難
哉如或拘於舊例則求賢之路未廣野無遺賢之羙
令不可復見耶仁宗行狀

常留意於刑獄有司啓請栲訊罪囚必為之顰蹙曰
是亦人也何忍暴加栲掠以傷其生務要審慎俾無
冤枉仍歎曰在寡人之世安得吾民無有作奸犯科

者耶 上仝

有訟於刑曹者呈駕前上言訴寃 上命入作文 猶中國所謂卷宗 判書尹任率堂上詣闕啓曰自古未有入作文之時 上曰人君欲親見作文以辨其寃而訟官有諱命不入之時乎任曰此人之訟來本曹無幾日其元作則在全羅道某郡命以三懸鈴取來纔到京師而 上病篤未及御覽惜哉人之有寃訟官多抑而不伸 仁廟因駕訴欲細究顛末不聽防啓而至

按公之所啓不過是有司之臣據例陳達而已及其承命三懸鈴取來則尤著仁廟之斷而不敢自專之宗於是決矣

者耶 上公

有訟於刑曹者呈駕前上言訴寃 上命入作文 猶中國所謂卷宗 判書尹任率堂上詣闕啓曰自古未有入作文之時 上曰人君欲親見作文以辨其寃而訟官有諱命不入之時乎任曰此人之訟來本曹無幾日其元作則在全羅道某郡命以三懸鈴取來纔到京師而 上病篤未及御覽惜哉人之有寃訟官多抑而不伸 仁廟因駕訴欲細究顚末不聽防啓而至用懸鈴取之可見 仁廟之斷而尹任之專矣 稗官雜記。按尹公所啓不過據例而已未見其為專矣

命　先朝妃愼氏所居禰廢妃宮凡事一依慈壽宮例後宮應供令有司優施　國朝寶鑑

命筵對史官待左右畢出後始退著為式從記事官李爛等之言也　上全

五月命放祭供餘生獐于山林　上全

上移御于景福宮為迎詔使也至宮見　中廟平日所御曰此　先王之所嘗坐卧也此　先王之所嘗憑依也仍嗚咽不自勝左右莫敢仰視及冊封賜諡詔使張承憲至　上迎詔使極其誠禮未嘗少懈詔使等嘖嘖稱歎動必曰賢君也至越江猶貽書謝王

以示無斁之意私有所獻　上命皆下該司即遣右議政成世昌奉表謝恩（寶鑑行狀合錄）

上新卽位華使見之將還語館伴曰爾王聖人爾國小邦不相稱也必不能久為爾君爾等實無祥（鵝城雜記）聖人綏來動化之妙人所難測都中風習之奢靡人物之浮輕語音之慄悍自古而然　仁廟臨御數月之間此習幾盡革（野史之流）

天地之氣日漸降殺故聖人之生大抵皆在於三代以上而孔顏曾孟則皆窮而在下不得君師之位豈知萬古之下海東一域復生我　仁廟乎嗚呼異哉

上同

六月以李滉為應教 國朝寶鑑

一日 慈殿以寡妾弱子難保之說多下未安之教上承教不勝未安朝簪盛陽仗地移時慰安 慈殿誠意感動然後 慈殿略降辭色 上多用心慮漸成不豫朝家惶懼罔知所處鄭希登以為封世弟之舉上以浚釋 慈殿之疑下以鎮定讒說之撓宜急請行朝議靡然未及啓請 上禮陟幽憤錄。

世傳上逐日問安於昌德宮 文定所御處文定喪服抱 明宗伏庭而泣曰吾母子命懸 大王顧丐

生焉　上相對痛哭曰生不如死以此疾劇終至不救梅山錄

時元衡圖窃國柄及　上卽位莫敢售其奸嘗黜燈佛社祈　聖曆之不延又於木覓山夜有燈燭之光有人潛伺之元衡手自焚香黙燭頂禮神座祝辭凶慘不忍聞又於宮中埋木偶人爲媚道壓勝之術嶺南野言　楓叢輯話

王欲行三年之喪而自侍疾之初羸瘁已甚及遭大故毁瘠骨立殆不能救大臣舉　先王遺教請從權進肉當在卒哭後答曰予之誠孝未孚致有此言哀慟愈

深廈諫侍從仗閤以請不聽議政尹仁鏡率百官立庭以請者至於累日亦不聽　母妃親自泣勸　王為一勉從而竟不之進考陵行狀

既卒哭有月　仁廟毀戚愈至饘粥未有命令執喪逾制日就難全羣臣立庭泣請戚集于昌德宮之內庭　上意猶堅外答諄諄聞示不可動之意哭泣之哀飲歠之惡與始喪無異羣情惘惘罔知計所出有議特推入外舅指尹任一云外戚　于內反覆悲訴上下皇皇情狀以冀動　上意萬一者兩司首員叅聽而來議實發於政府而諸大官皆同云溪軒集

上有不安節金麟厚請同叅議藥藥房以非其職拒之麟厚至發聲扣胷以請之又請　上移御他宮以調養　公私見聞

上不豫公危厲迫切請入藥房察視湯劑有以例不可者公曰許世子不嘗藥聖人書以弑君遭變事而不知權者必蒙簒弑之誅況在今日但委之醫官可乎　尤菴集　丁將軒碣

初　上自侍疾之時晝夜不脫衣帶湯藥必親嘗一飯一飲視　中宗所進御故雖粥飲罕為之進御時方寒沍沐浴禱天露立達曙及宅恤水漿不入口者

六日至卒哭猶不御鹽醬大臣率百官屢請從權不許及　大妃親自泣勸為一強進然比退竟不從權不離喪次舁還宮人所侍者唯小宦數人而已魂殿享祀必親行之未嘗或闕哀敬備至由是柴毀日甚杖而後起至是　上將親祭魂殿仍省　大妃于昌慶宮大臣固請停行　上曰近以接待詔使稍有疾病子職久曠予甚痛焉遂至昌慶宮謁　大妃還于景福宮疾益革領議政尹仁鏡左議政柳灌等請入卧內問疾　上索衣冠於內侍仁鏡等曰君臨臣疾猶加朝服拖紳況君之於臣何必衣冠乎　上不聽

御白袍笠扶而起憑枕而語玉音不能成仁鏡等曰殿下不進藥臣等竊為之痛悶也　上曰予疾藥何能為乎時　上既絶而復甦者數少有省悟則必使人問安于　大妃會雷震慶會樓柱左右慰　上驚動　上曰心定已久何驚之有仍命問安于　慈殿儒醫鄭礦入診宮人欲引出玉手　上不肯出手尹任在傍揣知　上意揮宮人違之然後始許診諸臣以此益知　上平日不襲於近習而所養正大也　國朝寶鑑

六月　上候已至十分地頭思嘗新栗漢江邊一木

成熟進御時人異之梅山錄

二十九日三更召大臣入卧内　上欲下牀冠未能教曰予以薄才纔承　帝命嗣守先業惧不克負荷予今遘病日漸羸憊殆將不起念予年踰三十迄無嗣子恐墜　皇上付畀之重　祖宗傳繼之序先父王嫡子唯我與慶原大君而已雖年幼聰睿夙成可付後事卿等其共輔立之氣稍蘇索紙筆欲書則手顫不能成字歎曰我平生所懷欲使羣臣知之非文字何以盡傳今乃如此痛如之何又教曰趙光祖事予未嘗忘于心第以事在　先朝不敢輕改今疾

陰字不避院字

至此其復光祖爵秩又命復金淨官爵復賢良科還給紅牌職牒臨薨遺教曰　父王薨逝未久予又至此未克終孝予心罔極予死必葬于父母塋域之側以遂予志且纔經大喪民力已竭予之喪葬務從朴素以除民弊又名見經筵官等諭以疾病如此未得終孝且與卿等不得再見之意皆伏地掩泣而退臨薨諄諄說民事不已仁宗行狀實鑑合錄謹按我　仁廟天縱之聖道傳精一自在春宮已知已卯諸賢橫罹小人之禍而即祚之初非不欲首先復科追崇其道而恐違三年無改之義陰不發以待時日而不幸遘病殆

將不興則又恐齎志不宣乃於奄奄之際特命復官復科　大聖人處置千載之下亦可以嗚咽賊臣輩指為尹任等欲收人心之舉欺天欺人孰甚於此也

野言別集

大行大王疾大漸命中官以傳位于慶原大君之意按游軒集云時上候大漸手書傳大寶于王世弟教寘顧領議政尹仁鏡左議政柳濯等以為傳位大事也不可不面承　下教遂使承旨崔演書單子求對入侍令內侍印啓字而退國朝寶鑑

傳位時教大臣書

崔演撰嵩嗣代撰又必
不載於御製中耶何如

此位付教大臣書七字删去 仁宗元年以下云云以雙行小註書于 列聖御製之下似好

仁宗元年乙巳六月二十九日庚申夜三更領左
相及諸宰相咸會賓廳承旨史官隨之傳于領相
等曰予之病勢有加無減終必不起故令傳位于
慶原大君政府政院其知之於是賓廳滿座皆垂
泣仁鏡即令演草傳位教
教領議政尹仁鏡左議政柳灌曰予之病勢日益彌
留將不得摠攝機務傳位于慶原大君 明宗御諱 卿等其
尚勵翼以副予懷。列聖御製 [redacted]
昨夜 上顧三公卽傳位于 慶原大君 時年十二歲 親
自作書以遺之傳曰二字旋即覺悟曰予忘其傳位

誤書傳字遂改之朝野僉載

乙巳七月朔辛酉　上昇遐于景福宮之清燕樓自上疾革都人相聚終夜不寐有自闕來者輒問　上候如何及聞　上氣絶還甦則民無長幼自闕下達于巷谷咸攢手祝天昇遐之日遠近儒士裹糧來哭者不絶於道雖深山窮谷愚夫愚婦莫不奔走號慟如哭其私親時以為化未一期而德之入人如此其深者求之古昔實所罕聞云　慶原大君即位羣臣議　上德行功業上謚曰獻文懿武章肅欽孝廟號曰　仁宗　皇朝賜謚榮靖國朝寶鑑陵曰　孝陵殿曰

在位二年實閱七月壽三十一諡傳深山窮谷莫不悲痛而哭聲纔發於都城未半日到東萊義州云 梅山錄

王聰明濬哲恭儉寬仁自少勤於學問聖經賢傳無不該通極其博而歸於約會其理而踐其實在儲位二十五年造詣已極高遠而淵默沉晦未嘗少形於外僚屬朝夕侍講而莫窺其學力所到及其嗣服發言行事一遵古道剛以執德而不撓於俗論明以照物而不眩於邪正思革衰世之陋習欲復隆古之大

道其　手書下諭羣臣者辭理精到出人意表聞者莫不心悅而誠服益知　王之學已至於窮理盡性之域矣（考陵行狀）

其著於命令則不改父臣之語發於論遣之際必得賢輔之教見於卜相之日天災示異則省躬而求言民力告癉則約供而減租（實鑑云命蠲京畿兩西田稅）褒清白擧遺逸之命綏下而士思激昂修庠序理寃枉之吉累諭而人知耻格循是以往其治效（舊本作教）可勝既耶綏試期（舊本作穀）月之可未見三年之成豈非天也歟（考陵誌文）

仁廟眷德春宮休聞夙播億兆咸戴望之如雲一朝

卽祚四方嚮應啜粥面墨不出號令而躬行之化已被於邦域矣羣賢仰恃　聖明皆以為三代之治不久可復豈意昊天不吊奪我　元后奸兇乘勢斬刈良善設叛逆之名以為陷穽士類之稍有知識者無能得脫乙巳之禍足以亾國而寶曆綿遠者良由祖宗積德之餘慶也志士之歎於斯極矣栗谷集

明廟將嗣位　文定大妃垂簾簾中震威中外股栗皆以得死為幸而先生乃倡言朝堂曰必先誅元衡兄弟然後策立　世弟聞者吐舌　明廟登極時事果大變

小尹黨類彈冠相賀揚揚自得成服之日百官班立
尹元衡李芑趨而入校理丁熿望見奮罵曰觀此賊
氣色痛莫甚焉 掛一餘

仁宗成服後兩司啓曰　大行大王大漸之時醫官
等當不離近處凡進御藥餌宜無所不用其極而朴
世擧洪沈柳之蕃經自出去內招甚急未卽入來至
於藥物亦或不備致有無窮之憾極為駭愕請下禁
府痛治答曰依啓 燃藜述

記昔河西金先生自　仁廟薨閉門不見天日每忌
辰入山痛哭人莫測知豈以為當日醫方或有未善

耶然則公之自請察視者亦豈有深意耶未可知也

蓋　仁宗昇遐出於喫飯　仁宗雖知其然而不欲彰著其愛寧為受毒云且金河西麟厚棄官下鄉恒處土室終身不見天日蓋自處以不能匡救吾君之罪也且松江妹鄭氏為　仁宗淑儀入侍而見其始末故外人因得知其曲折爾華陽聞見錄

七月　上猝然賓天先生聞訃驚慟幾絕而藟杜門自廢屏棄人間事頓無送往事居之意蓋當時不敢問故只自隱痛於心而未嘗形諸言語人終不能知也

嘗作有所思吊申生諸詞寄意激烈讀之者自然髮竪而膽裂竟莫測其旨意之所在也歷覽古今至奸臣媒孽使君父嬰其禍者必扼腕慷慨（七卷集河西碑）

李仲虎已卯之後以師道為己任摳衣受業者日數百人及　仁廟賓天率其門徒哭于闕門外即歸於鄉（芝峰類說）

李夢奎杜門謝客仰天搥胷悲痛者累月作詩傷之遂棄科業（栗谷集行狀又見本傳）

豐海生妻李氏門地不顯生長市廛無可聞見平居別無異行方　孝陵昇遐之初傷痛切至一聲輒吐血幽咽不自勝人有止之者則曰老妾已無為生之

心且不自禁其所以然也每忽忽無以自存室有圓鏡之歡而不知其為歡也庭有采戲之榮而不知其為榮也專於哀而一於惜哭有時而情無窮及羽衛之出九重指高陽也路由其家之南匀飲不入口曾有日矣情迫氣乏且不可為聲直號絶倒地賴子弟之扶救得復藉遂歸家入門將上堂作孺子哭踊躃不已忽殞于堂下肢體大傷不能起積此毀滅其性此何尋常一婦人之身非宮妾之侍無臣工之寵至於毀滅不顧有如是者不徒 聖德之感人深而亦天資之出等夷者也丁游軒集

此段當書于第四卷丁卯七月

承顧眷志委曲盡意三時問安出告反面自始至終未嘗少懈宗室諸親恩施有差 明宗行狀 李滉撰

上卽位時年十二歲時領樞洪彦弼領議政尹仁鏡左議政柳灌右議政成世昌 以謝恩使赴京 左贊成權橃右贊成李彦迪吏判柳仁淑兵判李芑刑判尹任大司憲閔齊仁大司諫金光準副提學羅淑都承旨宋麟壽檢閱尹潔安名世等在職 朝野僉載

初領議政尹仁鏡左議政柳灌領中樞府事洪彦弼同行院相之事及成服後仁鏡等啓言 成廟初卽位多置院相崇品皆與焉 睿宗初贊成金國光亦

為院相請以左贊成李彦迪右贊成權撰並為院相從之國朝寶鑑

明廟嗣服當舉垂簾之議會議賓廳尹仁鏡曰今有大王大妃王大妃何殿當聽政乎左右默然李彦迪曰昔宋哲宗時太皇太后同聽政自有古例安有嫂叔同御殿之理乎由是朝無他議晦齋行狀

大王大妃權同聽斷尹仁鏡柳灌等啓曰古者帝王幼冲則皇太后聽政有前例故近日公事出納于上殿矣考見 貞熹王后時日記則有某日御于某殿之例而 貞熹王后與 成宗大王同坐聽政矣

令亦事若不關則院相使承傳色內官出納大事則大王大妃與　大殿同御殿承旨出納宜當　貞熹王后時日記未見有垂簾之事然垂簾古也今則不可不設令政院備其議何如　燃藜述

時議定垂簾儀　上亦坐于簾內大司憲洪暹等爭之曰人君當正位南面萬目咸睹　殿下宜出坐簾外以臨羣臣從之　東閣雜記

時沈岭諫　文定垂簾奸臣輩左嫉之　幽憤錄

七月初七日尹仁鏡等啓尹元老依憑肺腑日以造言為事離間天親　大行王孝友出於天性兄弟之

好無纖毫間然而此人謂　東宮將加害於大君以此恐動宮掖交搆兩間以　先王聖聰不能無惑日夜以不得保幼子憂慮遂成心熱終至大故　大行王亦以不能順於親友於弟常懷憂懼仍遭大變重成羸毀曾未幾時又至大故輿情痛憤欲食其肉此宗社之大賊國家之禍胎此人雖是　慈殿之至親實　慈殿之讎也請亟命遠竄燃藜述　詳見元老傳

時諸臣會于賓廳皆欲殺元老先行後聞或言具法正刑可也或言不可緩即於諸會處撲殺可也或言刑物可預具李浚慶獨言不可盖國論已定於外而

浚慶之言如此衆論遂沮 上同

尹元老尹元衡兄弟讒間兩宮必欲生禍而元老尤為邪毒人皆切齒 明廟嗣位成服後翌日三公六曹叅議以上論列元老罪惡請遠竄三司亦啓之屢日乃命付處未幾柳灌等被罪元老召還 東閣雜記

憲府啓曰二十七日以後則視事聽政不容久廢承旨親啓而自上親聽有所裁決則無遺漏之患有詳盡之美請依舊例為之答曰時方幼冲猶未辨君臣之禮何能決其可否於親啓之時乎仍傳于政府曰成宗大王曾於十三歲卽位不知其時亦有親啓之

事乎考出日記以啓承旨親啓此　祖宗朝舊例在中廟己卯年間趙光祖等遵而行之光祖等被禍後遂不行　朝野僉載

初　仁宗卽位朝野翕然望治善類稍稍起廢復用而柳灌爲一時領袖擢拜相感激知遇盡心國事持論頗正吏判柳仁淑爲人剛直援引名流聲小之素爲清流所擯者靡然趨附於尹元衡　燃藜述

上既卽位尹元衡乃爲修隙之計與李芑許磁鄭順朋等唱爲凶言鼓動於外入送妖妾蘭貞於內驚惑兩宮　上全

別行低一字書以
蒙園漫筆云云
似好

仁宗大漸之日舍人權轍持公事詣貳相尹任方於大明殿上脫朝服卧寢不覺竦然而退鄭礪與內醫提調入診則　上候已奄奄而獨尹興仁一人在側扶腋而坐人莫不駭視以為大禍不遠矣寄齋雜記燃藜述

按權相國行狀谿谷所撰曰拜舍人兼弼善弼善是宮官則其為舍人在　仁宗東宮時非在大漸時也且狀中仁宗昇遐之時方帶繕工副正則安可曰大漸日以舍人詣貳相哉大明殿卧寢之為虛罔不待辨而自辨矣至於入診時事取考寄齋雜記本文則於此段下又書飛語數条而曰其時有兩柳潛言眼疾及尹

興仁抱上腰請立桂林之語不知何物奸鬼先造飛語次投封書即謗簡見下以實之或謂安世遇輩所造云云攄此則獨在扶腋之說亦必當時之飛語也但燃藜述初不細考本文忽節取揷入於禍起之初有若受疑基禍之實事然其謬甚矣藥園漫筆

初李笆擬兵判柳灌沮之林百齡與尹任有妓妾相爭之事壽春雜記初百齡與任爭王梅香任死乃納其妾怨之鄭順朋素忿嫉士林思一逞快許磁柔愚嗜進就為其所賛持元衡與四人合結為心腹謀除尹任以及仁淑灌等搆捏萬端至於偽投囊書上誣恭懿殿仁宗王妃○元衡自

做諺簡若任上於　恭懿殿故為陵遺闕庭以動
文定（燃藜述。東皐啓辭云諺簡芑與元衡同謀為之）
宣言　仁宗大漸之日任思自全保不顧戴介弟欲
援立桂林君瑠而灌仁淑助之　文定大妃愈疑感
於是　文定下教曰宮中有諺書相通而見露者其
諺札云近來國事漸至殊常不知死所日夜涕泣判
書（指柳仁淑）亦悶其如此欲移大位於公反（鳳城君峘字）處已
通於政丞（指柳灌）矣昨日下教事勢難為之前日啓達
之事請速為之如是遲留則終致曖昧而死者不知
其幾人也前者竄元老時幷罪元衡則人心之分歧

陞擢次
北信卯

必不至此矣 燃藜述

八月下密旨于禮曹叅議尹元衡處乃罪尹任柳灌柳仁淑等事也 燃藜述○此下見第二卷乙丙獄

以下四張並當書于第二卷乙巳十月似不然以孝陵始末四字另立題目

孝陵始末

乙巳冬十月葬 仁宗大王于孝陵 國朝寶鑑

李芑嘗言 仁宗未踰年之君不可用 大王之禮以薄於 仁宗為媚悅之計 仁宗未五月而葬用芑渴葬之議也 東閣雜記

文定欲以翌月葬 仁廟臣下莫敢言 丁熿墓碣

時廟議以冬寒不便安陵以十月進定葬期無一人敢言者兵曹正郎丁熿抗疏曰送終大事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喪制一定而不可易殯宮未乾無故渴葬大失禮經之義方諒闇之時不當御經筵云 時上始開經筵

檢閱尹潔繼其疏曰　大行之臣丁熿一人而已皆不報太學儒生辛百齡等亦上疏極論未五月安陵之非亦不從其疏略曰臣等常學無違之訓而講究愼終之禮心窃自謂古先聖王制為中禮上自王公下及士庶葵月日自有定制苟或有所拘忌有所退托踰越先王之制而自為苟簡之計則其得免不懷之誅鮮矣豈意我　聖明之朝為此悖禮之事有甚於春秋之所譏乎臣等不勝愛君憂國之心敢冒謀政議禮之責而欲一陳惻怛之懷言未及竟淚已先零嗚呼　大行大王平日動遵禮法無少差過一

朝禮陟配天葵不以禮甚矣臣子之不仁也夫五月之葵載於禮經人所共知而特惑於安陵之說敢為此悖理之舉臣等實所未解者古之喪葵豈必盡在春夏古之冬月豈必盡暎燠春秋之二月乃夏之十二月也而葵文公葵宣公皆無貶辭孔子何不知安陵之重而後人獨能為計耶宋孝宗之葵實在十一月光宗之葵亦在十二月當時之臣皆無論說眞儒朱熹疏論葵地而亦無一言及於安陵朱熹亦不忠於君而不智於後人耶孔子之筆既如此朱熹之論又如此臣等妄信前聖之言而粗習先王之禮窃以

為行禮無古今安陵無寒煖不然何古聖人之盡惑而今人之獨智耶嗚呼此豈　殿下之過也　殿下冲幼嗣服哀慕出天凡諸大事一委大臣為大臣者所當念　大行大王之恩遵　殿下誠孝之至循禮守制以終大事乃其職也豈意容忍苟且背恩亂禮一至此哉臣等嘗聞大漸之中憑几之命不過從禮文一事而已凡有血氣者聞此末命莫不摧痛哭泣追慕擗踊曾謂大臣者俯伏闕下親承遺教而乃先為悖禮之說以負我　大行大王之恩哉說者皆以土役之苦安陵之便為言臣等之惑滋甚焉古之禮

制聖人何不思之甚而今之議禮大臣何獨賢乎哉其苟艱之計必以為先葬數旬有何不可乃敢肆言執抑衆論若使　大行大王之喪出於八九月之間則葬也將在八月乎九月乎臣等決知其心之不忍也一二月則不忍三四月則忍為之是誠何心哉玄宮一閉幽明永隔哭無所憑情無所極　殿下他日學問成就講明禮典雖欲為　大行大王送終以禮其可得乎大臣他日錮惑開釋良心發見雖欲為　大行大王必誠必信其可得乎大臣憑私自用得罪公論固所宜也　殿下亦為大臣之所誤不免渴葬

之議臣等竊為　殿下惜之也不特此也翌日而襲五日而斂乃古禮而曾在初喪率皆經行此固鑒巾以飯之餘習也然襲斂猶可諉也渴葬有何所據耶長此不已臣等竊恐高麗二月之葬未必不復行於今日也昔之宋端宗崩於堈川實景炎之四月也其葬于崖山實十二月也當是時君臣播越流離海島典章草草國脉奄奄猶且不忍忘君必以禮葬臣等嘗讀史至此未嘗不為當時之忠臣義士掩揮一涕我民之窮困決不如景炎今冬之寒凜又不過景炎而為禮反不如崖山之朝廷臣等益為　大行大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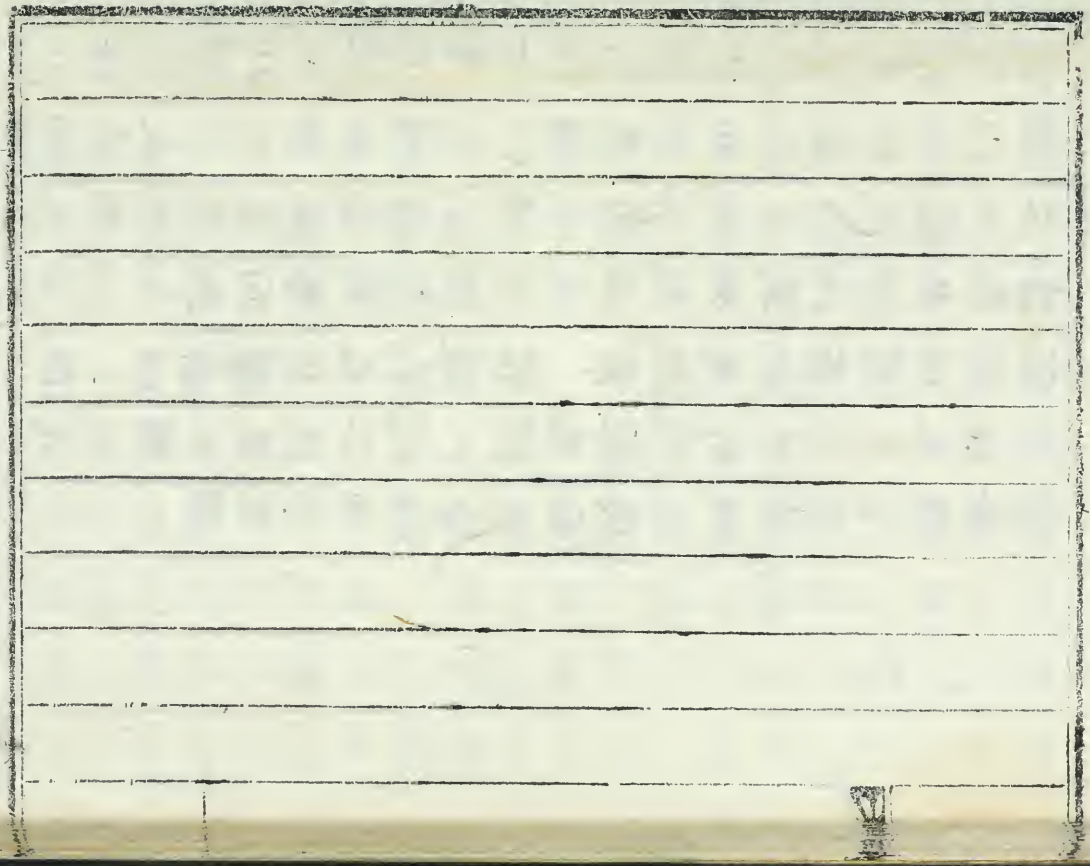
痛其不幸也先儒之說曰拘忌陰陽者不孝又曰古人不擇年月日時今此之舉將為之拘忌陰陽乎拘忌陰陽必不免不忠不孝之罪擇年月日時必不免自求其利之譏終何以為辭哉初而不懷中而遂非終而執謬以抑公論言之可謂戚矣大臣則已矣凡在侍從臺諫之列者夫豈不知葵期之進退也唯其因循苟祿之心勝坐視其不遵遺教不循古禮舍糊結舌用相容隱雖欲為公論所激奮為論啓而恐為大臣之所忤不能力爭患失之心忘國之罪彼此無異也時丁公㬎以兵曹正郎獨上疏歷陳其罪見上恐　大行大王在天之

靈必不安於非禮之奠彷徨躑躅不知所歸而亦必震怒於羣臣忘君愛身曲為苟簡之論也伏願　殿下上告　慈殿下教大臣一從　先王之定制而痛革高麗之弊習則送死幸甚古禮幸甚臣等犯分言事罪固不赦然幼學禮文志切效忠又念　大行大王深仁厚澤浹民肌膚臣等何幸獲忝採芹之列竭舞禽魚之天臣民不祿弓劍遽遺寧欲一死庶慰哀痛伏聞渴葵之論不勝慎終之慇敢竭哀衷仰瀆天聽忠憤所激至于失聲伏願　殿下留心焉

當考入野史一 碑工
且尹頤齋卯
山碑及孝陵
述懷詩

摠護使李芑進定葬引於十月十五日以渴葬故世趨附於芑者和而唱之國人駭憤欲食其肉及葬靷之日老民三十餘人痛哭拜送時芑等氣焰方熾人莫敢出聲以哭故史臣見老民之哭悲而記之 燃藜述

宣祖戊寅冬十月改修 孝陵初乙巳羣奸以 仁廟爲未逾年之君減殺喪禮山陵工役多不謹至是命修改乃更其封改安石屛等物 國朝寶鑑



自世宗癸丑至意而然也十六行移書于第三卷丁未九月後永興以下隔一閣書其下似好史加深是如何

文昭殿議

世宗癸丑建文昭殿于景福宮東隅延春門之內盖倣原廟也其制藏主于後寢同堂異室四時有事則合享于前殿　太祖南向四親以昭穆東西向仍命後代無過五室及　成宗追崇　德宗以　德宗與睿宗為兄弟且未即位不可并入文昭別立延恩殿于神武門之內以祀之（延恩殿即古東宮）　明宗丁未　仁宗將陞祔相臣李芑等以為文昭但享四親　仁宗若陞祔　世祖當祧而　世祖於當代親未盡不當祧請姑祔　仁宗于延恩是時權奸當國以　仁宗

為未踰年之君不安于文昭而　上亦以祧　世祖為未安欲於延恩殿別祔命朝廷議之皆謂　世祖當遷而洪彦弼亦守是論始蒙允已而復申前命尹仁鏡等以為　上教切當大憝安玹大諫李糞副學周世鵬太學生鄭琚等伏閤論其非并不從而竟祔延恩乙巳傳聞録元衡倡起邪論至不欲禮祔太廟柳堪抗疏爭辨事歸於正國人悲憤以為李芑等有疎薄　仁宗之意而然也後永興府使安方慶因辭陛泣陳曰　仁宗為權奸所沮寄在延恩二十餘年尚未得入原廟臣不勝傷痛辭甚切至左右為之動容　宣祖己巳　明宗將祔文昭與

議欲因此并祔　仁宗時李淑慶以首相謂　仁宗既祔延恩不必移祔文昭遂擴　成宗初年　世祖喪畢　文宗遵遷儀軌而言之朞是三司交章至比淑慶朞乙巳權奸翰林柳成龍亦上疏極論淑慶即陳疏自服群議乃定而後寢及前殿皆狹窄不容朞是後寢東加建一間屋并前為六室而祧　世祖主以次而祔獨前殿南北短而東西長大臣欲坼開補南以容加設之位李滉以為古者祫享太祖東向昭穆南北向我朝　宗廟無祫享之儀只於原廟有之而位次非古若因此會正太祖東向之禮昭穆南北

相對則無開坼之弊有因俗反古之美遂作圖為說以進之　上下其議于大臣大臣不好古固執以為原廟不可施古禮且此位之設已過百四十年今若遷變　祖宗之靈亦必駭異且以南北廣裁三十尺若昭穆相向則陳設之外餘地迫隘終不便於周旋議遂不行初諫院又引兄弟傳國嘗為君臣便同父子之說以為當初　遺訓無過五室　仁廟入祔睿廟當遷　上可之議者謂祖　仁考　明名實大乖　睿宗為高祖遞出未安李滉移書奇大升以為上遷高祖奉安延恩與　德宗同處則以過五室而

當遷非降替也以在四親而留奉非祧出也上可以應上遷之禮而其實非遷下可免越祔之嫌而偕祔無嫌奇大升以為　宗廟不能行兄弟各為一世之法而獨變於原廟則一國典禮豈可若是相戾乎雖共為一世而便同父子之義則固自若也乃以　仁宗　明宗二代合為一室而同祔　肅宗不遷然前殿終是狹窄不能容床卓而坼動殿宇事體非輕功費甚廣時有拓展北壁通後退于殿內昭穆位次近北挨排之論又有分半作隔及通作唐家之論戶曹啓判柳景深立議以為祭器形制太大當更鑄祭器

使之適中則屋雖依舊不改有餘地矣奇大升亦以為然膳　祖宗所定而祭器隨後改鑄漸以侈大仍致器大而膳小至於和水而用之不敬滋甚請稍裁削遂設都監　命景深改鑄祭器行用而　上未之見也一日　上親視膳于文昭殿見卓上器皿皆變舊其制陋小膳亦減削　震怒命打破新鑄器不用任事者懼得罪竟無事後倭亂　上西幸文昭殿位板仍為權安金千鎰募人入城陪來奉安于江華　命賞應募人及　上還都更不設原廟

國朝編年經筵日記文獻備考論思錄合錄○東皐曾孫李必行辨西厓文昭殿記事引東皐劄丁未別祔事指為尹溉等所議且

以不用新器則六位必如
前不容而記頗不該為疑

乙巳消長録卷之一

11.
[illegible]